

奥勃罗索夫

湖南美术出版社 ● МАСТЕРСКА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РУССКИХ ХУДОЖНИКОВ ● 当代俄罗斯画家作坊



奥勃罗索夫



当代俄罗斯画家作坊
中国湖南美术出版社

当代俄罗斯画家作坊

丛书策划 萧沛苍

李路明

丛书主编 刘勉怡

整体设计 刘勉怡

奥勃索夫

责任编辑 刘勉怡

黄 啸

责任校对 彭 英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人民中路103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0mm 1/8

印 张: 14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2000册

ISBN7 - 5356 - 1081-1/J · 1002 定价: 128.00元

编辑室手记·代丛书前言

那片生长着列维坦的白桦和希什金的松树的土地，离我们亦近亦远。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我们与之有两次相遇。两次相遇中间，有着一个长长的休止。

第一次的相遇，双方保持着一种友好热情的旁观关系。这是一种恭情，在我们这里，还带着几分虔诚。单就美术方面，我们的许多优秀人材负笈异国河畔，垂听着波罗的海的阳光；马克西莫夫跨越千山来到京城，给我们的调色板带来了西伯利亚松节油的气息。我们在美术教学、创作上，从学校建制、教学体系、创作主题和题材、创作样式和风格，对苏联同行给予了最大的认同，并且，借此生发了对俄罗斯美术的关注。特别是对俄罗斯巡回画派的关注。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希什金在自己作品中所表达的人文情怀的魅力，是中国画家心目中一道“永恒的风景”。

隔年代一来临，话语中心的意识形态处给这一沈相遇画了一个匆匆的句号。

匆匆的句号，转换成长达30年的休止符号。30年间，只有零星点点的鸡鸣之声相闻。等到第二次相遇时，世界沧桑，相互都显得面目相觑了。与第一次相遇比较，第二次相遇是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时隙，始于“民间”，始于“边贸”，先有“俄罗斯姑娘到哈尔滨”，再有“俄罗斯美术百年巡礼展”来北京。没有了“偏正关系”，双方显得更自如、平和而亲近。第二次相遇还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我们的视角角度变了。第一次相遇时，我们是通过苏联的艺术资讯了解了一些西方（主要是欧洲）的艺术传统。第二次相遇，是在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大量获得西方艺术的资讯以后，再把自己转向俄罗斯。后一种文化观照的目光，会更为自觉，更为内在，更为理性，更为自信，相信会有收获。艺术，人类生命的灿烂之光，断然不会离隔渴望诗意地生存在地球上的人们。

机遇降临在我们编辑奔波的旅途上时，市场的书架上已陈列多神关于俄罗斯美术的画册，它来得似乎晚了一点，但这样也好，使得我们放弃固有的现成的思路，另辟蹊径，去丰富自己的见识，考验自己的判断能力。德国自己在异域文化中的生存意志，敲开一间画室那有世纪感的松木大门，面对一间画室里数册惊人的画作，那种丰富的实在，消解了抽象的对机遇的抱怨。俄罗斯艺术家在年轻的时候，大都经历过学院严格的专门训练，一旦找到个性化的创作语言，则反复锤炼，很少游离开去。经历着“朝圣”般的执著追求。这份执著，使人想到尼·谢尔盖耶夫（俄罗斯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所说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弥赛亚意识，这种精神崇拜因素源于正义感、同情心和自尊心。他们追求在一切有限的东西中，去揭示永恒的真理，去启示一种对于

祖国、民族、土地的高尚的献身情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崇拜因素最为强烈的一个俄罗斯作家。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佐西马长老说的一席话，似乎可以作为俄罗斯画家创作的注脚。这一席话是：“……你们应该爱上上帝创造的一切东西，它的整体和其中的每一粒沙子，爱每片树叶，每道上帝的阳光，爱动物，爱植物，爱一切的事物。”“一面吻着大地，一面无休止地爱，爱一切人，一切物，求得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如果不是有着深厚的精神底蕴，列维坦的白桦，希什金的松树，哪来那么感人的恒久魅力？在解读当代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时，它是否仍然是一种依托？深信读者会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透过作品的表层层面，感受到艺术家在隐晦层面中诉说的丰富情感。

当21世纪的曙光已在苍茫中呈现，人类的月球探索者开始了对严寒冰冻的寻找，我们正在斗室中摩挲编织者来自远古的画卷，倾听白桦树叶的细语。作为编辑人，面对世界的飞速变化，文化多元又多元的发展，常常困惑彷徨。正是这些俄罗斯画家作品表达的执著，展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恒常性，抚平了我们心中的躁动和不安。在喧嚣的尘世中，获得这样一片如水的宁静，是难得的幸福。感谢俄罗斯的艺术家人！他们是多么好的人啊！他们是大师级的人物，却没有一点张扬，平和坦诚，寡言幽默，不时向我们表达他们对中国艺术的景仰，这种宽容谦逊，使你觉得神交已久。以至我们在给丛书命名时，选用了《当代俄罗斯画家作坊》一点也不张扬的书名。在俄语中，大师和工匠为同一单词，工作室和作坊也为同一单词。宽泛的语义，给我们留下了更大的认识空间，可以使人“去蔽”，使人澄明。

画册中收集的作品，从海明威的“冰山”创作理论说，确实只是艺术家辛勤劳作的冰山一角。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尽量收集重要的代表作，并展示与之相关的背景和局部。由于种种原因，会有不尽人意之处。这种遗憾，只得留在案头。作为一种职业的警觉。

付梓之际，同家文化部外联局蒲通先生为我们出行频频联络的电话犹在耳畔；湖南省委协主席黄铁山先生，指导我们在俄罗斯艺术家架上搜集的作品中摹爬搬选的身影仍历历在目。湖南师大外语学院高荣国先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陈训明先生在翻译时免不了搔搔头误的神态似在昨天。当然，我们还永远不会忘记俄罗斯艺术研究院无私的帮助和香郁的咖啡。没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会无所作为。

感谢译林！感谢朋友！感谢艺术！



И.И. Оберков

伊戈尔·奥勃罗索夫

伊戈尔·奥勃罗索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年降生。十年时间的战前印象，深深地影响了这个未来的艺术家以后的生活和创作。二战前的生活场景，与我们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其间还经历了四年可怕的战争），在我们的记忆中已变得那么遥远和不同。

他出生在一个幸福美满的莫斯科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严格地遵循着俄罗斯文化传统，他的父亲是当时享有盛名的医学家。可是，由于他的父亲死于政治迫害，这个大家庭随之崩溃了。

战后，奥勃罗索夫进入斯特罗别诺夫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那时的他已经颇为成熟，不是一个轻信他人的年轻小伙子。当时，艺术专科学校里有不少退役的士兵，比他更有阅历和经验。据艺术家自己说，他与那些穿着军大衣的同学的接触，使那段短暂而充满戏剧性

经历的生活增色不少。斯特罗别诺夫专科学校有着不同寻常的学习氛围，学校里的老师有着很高的素养。多年后，奥勃罗索夫非常感慨地回忆：“后来我才真正意识到那时我的老师是什么样的。巴威尔·瓦尔伏罗梅耶维奇·库兹内特索夫，伏拉第米尔·尤金耶维奇·叶果洛夫，塞尔热·瓦西尔耶维奇·格拉斯莫夫，叶卡特琳娜·费多罗夫娜·贝拉舒亚，乔治·伊万诺维奇·莫托维洛夫，维克多·佩特罗维奇·季寒索夫……其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马尔科夫。他在艺术创作中，有着非凡的创新精神，敢于去突破一切固有的条条框框，摒弃那些陈辞滥调。”

那时，斯特罗别诺夫艺术专科学校的教育要求自己的学生全面发展，学生不仅在自己本专业的领域里能得到高度专业的训练，在本专业外的其他艺术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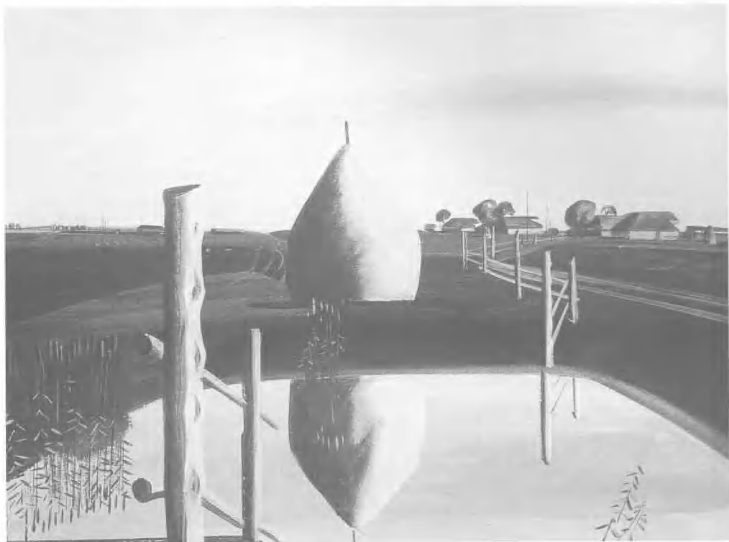
马基别克斯坦风光 / 布面胶彩画 / 80 × 90cm / 1989

也能学到许多东西。所以，从斯特朗诺夫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不把自己看成某个特定艺术门类的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或工艺美术设计师，而认为自己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家”。这种认识，会随着时光的推移，越来越根深蒂固。奥勃罗索夫创作的心路历程，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1953年，刚从斯特朗诺夫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奥勃罗索夫，为《青春》杂志进行了系列的装帧设计。他的第一次设计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设计的封面、版式，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为该杂志采用，形成了

该杂志的装帧艺术的整体风格，扩大了杂志的影响。因此，直至今日，奥勃罗索夫与《青春》杂志社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该杂志对奥勃罗索夫的艺术创作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青春》杂志社，聚集了一批五六十年代崭露头角的作家、诗人和音乐家。他们思想活跃，经常在一起讨论艺术问题。奥勃罗索夫与这一批人长时间地保持着密切联系，相互间都有许多积极的影响。奥勃罗索夫后来还担任过该杂志的专栏撰稿人，他的专栏文章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回顾艺术家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他生命中的前



白夜，斯托加 / 有机颜料胶彩画 / 80 × 100cm / 1987

半段侧重于艺术创作，后半段侧重于社会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支持和促进同行们的创作。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说出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因素决定了奥勃罗索夫的个性。他热爱生活。他富有自信心。他从不虚度光阴，总在不停地工作着，以至人们很难想象他闲散无聊时会是个什么样子。勤奋，是奥勃罗索夫那个时代艺术家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正由于这种勤奋，奥勃罗索夫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主张艺术应有鲜明的个性，进行锲而不舍的创新，形成了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一个著名的艺术流派。称之为“简朴派”。简朴派构图简单，用

色单纯，但表现力很强，画面所传递的意蕴十分丰富。在油画、雕塑中，“简朴派”对人物的塑造有着很明显的特点，表达方式非常含蓄，强调人物思想情感内涵的深刻性。在格·札卡洛夫，比·戈里钦，伊·奥勃罗索夫的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些特点。

奥勃罗索夫是从版画创作开始自己的艺术生涯的，但后来却成为了一个油画家。其实，从少年时期起，他就对油画有着强烈的兴趣，有时这种兴趣甚至超过对版画的喜爱，以至后来专门从事油画了。1980年，他举办的个人画展就向观众表明他是一个有着标新立异精神的



画家在工作室 / 照片

很不错的油画家。但不论是从事版画，还是从事油画，他的艺术理想是始终如一的，从来没有改变过。表面上看来，奥勃罗索夫对家居生活伤感的留恋，对现实冲突似乎有着逃避疏离的情绪，与他的艺术理想是相互矛盾的。实际上正是家庭生活和现实人生在这方面造就了他。他的艺术理想蕴含在其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中，而公民责任感好像是与他俱来地存在于他的思想里。从他所描绘的题材可以深切地理解到这一点。

在艺术形式上，可以说奥勃罗索夫始终如一地恪守着传统。他生活在自己认定的艺术世界里，独立思考，努力探索。当有不少走传统路子的画家为了追逐时

髦改变自己的风格时，奥勃罗索夫毫不为之所动。他从来没有试图挤进或参与到时髦的“自然主义”或者“非形式主义”的圈子中去。他也不理会局外人是不是接受他的艺术。他认为局外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对此，他抱着悉听尊便的心态。

奥勃罗索夫在他的创作生涯里，几乎一直在追寻“祖国”这个主题。一旦找到它确认它，他就永远地为它而创作。他对这一主题孜孜不倦的追求，在创作中得到完全的阐释。从他力图表现画面简洁明了，到不断地探寻某个题材或某个构图的深层涵义，都可看到他不懈追求的雪泥鸿爪。他的作品没有简单地再现不同色彩和



我在斯列普佐夫的住房 / 纤维板脱彩画 / 74 × 95cm / 1991

明暗的人物、情景，力图用整体色调和节奏感来表达某种精神本质。尽管斑斓的世间万物不时地在叩动艺术家的弦，他依然如故地恪守着自己的世界。他以明确的传统法则作为创作基点，运用许多暗喻手法来整合五颜六色的现实世界，表达自己的精神理念。奥勃罗索夫的作品不久就显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现实，而他为此付诸的劳动却越来越艰辛。他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这一块土地，独自承受了一切。

他的这类作品大多描绘了特维尔和雅若斯拉夫两地的乡村风景。这些作品中蕴含着“俄罗斯精神”的可贵的品德，洋溢着称颂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

文化是某个区域人民的一种共同记忆，它从来不是简单地存在于那些千篇一律的宣传话语中，而是深深地植根在同一片国土上普通人民的生活和劳动之中，在这些普通人共有的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中得到体现。通过艺术创作去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就是文化的展示和延续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勃罗索夫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民族艺术家。他十分明确地遵循着本民族的艺术传统，同时，他受的家庭教育又使他对纷繁的文化现象持宽容的理解态度。他尊重文化，尊重历史，具有宽广的人文胸怀。正如普希金所说过的，“对历史的尊重把文明与野蛮区别开来。”



希维尔湖 / 布面胶彩画 / 80 × 100cm / 1972

莫斯科这个城市在奥勃罗索夫的创作中也占有特殊的位置。他的许多作品都是源于这座城市。莫斯科是俄罗斯的心脏，它与俄罗斯广袤的土地有着血肉联系，正是这种紧密的联系才构筑了这个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特特点。奥勃罗索夫在画布上倾注了自己的热情，通过对莫斯科城市风光的描绘，展开对艺术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展开对发生在这个环境中种种社会思潮的思考。尽管今天的莫斯科商业气息很浓，店铺的霓虹灯光怪陆离，在奥勃罗索夫的眼中，她依然是那么宁静安详。宽敞明亮，这是一种缠绵的怀旧似的伤感。在这一缕缕时

浓时淡的伤感之中，可以追溯到艺术家在遥远的战前孩提时代未能实现的梦想。

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些闪光的名字，是俄罗斯文化中真正伟大的智慧的代表，是俄罗斯历史中的巍巍丰碑。他们伟大的思想在奥勃罗索夫对历史和今天的思考里，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奥勃罗索夫从来不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截了当地向观众诉说某个概念化的主题，他总是将自己要表达的思想隐没在描绘的对象后面，让观众自己去寻味。他认为，“认真思考现在后，就会明白我们同时代的人们以及我们的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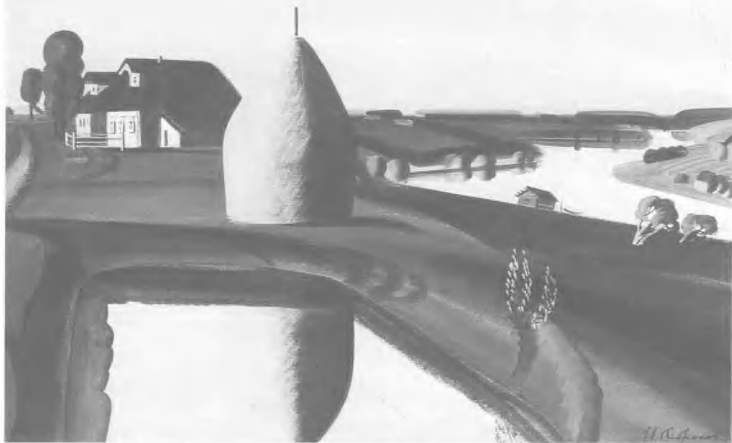


园亭 / 纸板炭粉画 / 76 × 96cm / 1982

代，将根据诗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创造的作品，来评价我们这个时代。”

如何解析一位诗人、画家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不是个轻而易举的问题。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会想起奥勃罗索夫的朋友，维克多·波普可夫所画的《父亲的军大衣》这幅作品。儿童时代毁于战争的这一代人，战争留下来的东西十分不幸地成为他们创作中的主要题材。《父亲的军大衣》是这类题材中很重要的代表作。奥勃罗索夫也和波普可夫一样，渴望把自己的创作融入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

“艺术家与时代”、“艺术家的责任感”这些口号，由于苏维埃时代大力的宣传，已使我们十分熟悉了。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年代，这两个概念深邃的含义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人类历史在很大的意义上是由伟大的艺术作品构成的，而某些“天才和恶棍”的作为只不过能统治一段时期而已，随着那个时代的消亡，“天才和恶棍”的丰功伟绩也会随之销声匿迹。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的艺术家总觉得自己距震中大近，而身后苏维埃时代的艺术家，也几乎没改变什么，同样处在生活的中心，时刻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作为一个真诚的艺术



白夜 / 纤维板胶彩画 / 75 × 90cm / 1986

家，奥勃罗索夫无论政治制度如何变更，也不管谁将永远记住或忘掉人民中的布尔什维克，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仍然塑造了一些布尔什维克的形象。这些生动的艺术形象将永远保存在俄罗斯历史文化的长廊中。如瓦西里·舒克欣（《废弃的房屋》）、贝拉·阿赫玛那琳娜（《你的精神自成一个世界……》），还有维克多·波普可夫和巴威尔·尼可诺夫的画像。

在这些肖像画中，奥勃罗索夫运用了不同于传统的手法，但其本质上遵循了传统绘画的审美思想。他在作品中不仅仅只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还表现了人

物的精神特质。这些画具有超然物外的禁欲特征，以地道的俄罗斯自然风光与历史环境作背景，用一些生动的符号表达某种喻意。他运用“空间”的表现来营造画面上一种非自然的静谧，一种永恒般的宁静。这些画，明显是经过“抽象”的处理的，但与抽象主义绘画不同。那些抽象主义的绘画完全吞没了“空间”。

前面的文章中曾提到奥勃罗索夫的风景画大多描绘了特维尔和雅若斯拉夫两地的乡村风景，具体地说是特维尔地区的布尔肖·拉西诺村和雅若斯拉夫地区的斯普特索沃村。布尔肖·拉西诺村是画家母亲祖辈栖息的



怀念奥勃罗索夫教授（画家父亲）/纤维板胶彩画/122×133cm/1980

地方。这两个村庄，是奥勃罗索夫创作灵感的源泉，甚至可以说他作品中所表达的一切关于生活的思考都是从这两个村庄生发的。他的这类作品萦绕着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东西，那是一种牵魂绕梦的思乡之情：那是一抹闪烁着泪光的微笑；那是一道照彻世间万物的光芒。那道光芒源自何方？非昼非夜，非晨非曦，它是艺术家自己人生理想光辉的折射！

在创作生涯中，奥勃罗索夫一直很崇敬克·彼得罗夫·奥德金和阿·杰依涅卡，称他们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无论是在绘画题材相似的选择上，还是构图意象上

的相仿，他们有着非常亲近的渊源关系。我们还可以在奥勃罗索夫简洁别致风格中看到这种渊源关系。他采用了消除色性差别的红、蓝、黑、灰等颜色 and 白色进行调和组合，作为画面的基本色彩谱系。这种方式的变化，就如同写诗注重押韵，使诗意更为凝练而深长。他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使用黑色的画框，一方面与画面保持和谐完整，另一方面它和奥勃罗索夫记忆中一棵垂死的老树有着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村落里那棵垂死的老树，多次出现在他的画面上，是其作品中一个重要的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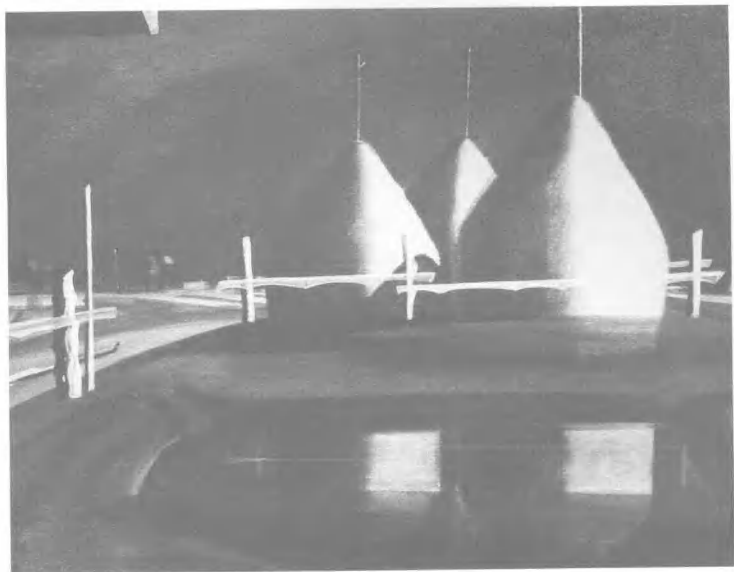


你心中有一个完整的世界 / 纤维板版彩画 / 1109 × 122cm / 1978.

奥勃罗索夫最擅长表现的是一种生动别致的抒情风格。农舍里空空落落的一隅洒满了银色的月光，他可以把它处理成诗意盎然的完整世界，而魅力十足，使人不由浮想联翩。他画了许多老房子，有些是破旧不堪的农舍。但看得出来，他着力表现的并不是它们陈旧腐朽的气息，而恰好相反，是在表现一种曾经存在的蓬勃生命的力量。老房子，是过去那种沸腾生活的永恒标志。艺术家这种独特的感觉是与图特切夫诗歌的精神和风格息息相通的。奥勃罗索夫喜爱图特切夫的诗，爱得如痴如醉。他把这种情感称之为个人宗教。为此，他多次

在自己的画中描绘过这位诗人。

他的风景画中，极少出现世俗中的人物。我们从他的风景画中，感受到的更像一个幻象，一种幻觉和梦想。这些幻象、幻觉和梦想，源于艺术家对俄罗斯自然风景的独特感悟，生发于艺术家一双勤劳温暖的手，因而显得更有分量，更为真实。艺术家衷情于乡村生活的一点一滴。儿时记忆中一朵盛开在田野上的鲜花，可以包容整个宇宙。奥勃罗索夫回忆说：“那些铁壶、镰刀、陶罐、水井、喷泉、篱笆、圆木屋、盖子、平平淡淡不起眼的小花、牛蒡草，还有亚麻……都使我感到无比亲



夜，斯扎加 / 纤维板胶彩画 / 80 × 100cm / 1982

切。”

在奥勃罗索夫的作品中，肖像画、风景画是很重要的部分，另外，他表现战争的主题画同样是很重要的。

战争的伤痛似乎永远存留在奥勃罗索夫的记忆中。战争给人们带来了不幸，但对于他来说，不幸中的万幸是当时他不过是个孩子。否则的话，他会和他的哥哥们一样，必须上前线去。他的几个哥哥都上了前线，其中一个哥哥还去了“劳动改造营”。他算是安全地度过“水深火热”的时期。而且还幸运地躲避了当时

许多孩子遭遇到的饥饿，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可悲命运。这一切是由于当军队医生的母亲保护了他，他儿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军队医院里度过的。

奥勃罗索夫有名的“军队系列”画的第一幅画就是《献给母亲》。由这张画展开一系列的杰作。这套系列名为“献给伟大爱国战争中的女人们”。艺术家在谈到这套系列的创作动因时，向人们叙述了那个时代留给他的深刻印象。他说：“当时我看到了母亲，作为一名主管军区，她要克服的是怎样的困难，食物和燃料奇缺，伤病员和整个医疗队伍面临着寒冷和饥饿。他



惶恐目光里窗来 / 纤维板胶彩画 / 47 × 85cm / 1978